

那是奧提斯獲得第二次勝利後的事。

輸家會當場斃命，奧提斯已經見識了兩次，但也因為他已經連續兩次都逃過這殘酷的命運，本就不擅長共情、甚至根本沒怎麼跟人類打交道的奧提斯開始將目光從那屍體上移開。

你一定能一直贏下去——他想起主人的話語。

那麼，便是如此了。

他的世界最初也只有那個人的話語，由她構築。

作為人類的身分認同，對自由的憧憬，一切都太薄弱了。

回首望去只有痛苦的記憶、飢餓的記憶、疼痛的記憶、不願回憶的記憶……作為人類的痛苦，與被圈養的安心感。

他的宇宙在那裡。

在演出後遲來的粘膩擁抱裡。

-

代言、攝影、訪問、練習。

奧提斯的生活被各式各樣的需求塞滿，他不再能夠換上主人為他準備的各種服裝，根本沒有那種時間了——商人也總是會用最快的速度讓人把他身上的衣服換掉，彷彿那穿著打扮髒了他的眼睛。

“我們必須確保他隨時都很完美。”商人的聲音聽起來很不滿，發牢騷似地在奧提斯讓人更衣時，皺起眉頭向身邊的異星人抱怨著。

“天啊，上回比賽那種脫離預期的狀況別再發生第二次了，我的心臟可受不了，就跟他主人給他穿的東西一樣。”

一樣？什麼意思……他不喜歡嗎？

……並不是奧提斯有資格提出的問題，即使拋出問題也只會消散在虛空中。異星人對閃耀光輝的他各懷心思，而無論哪邊都是奧提斯觸碰不到的領域。

說到底，他的生命與價值也是由異星人掌握的。

這難道不糟糕嗎？連活下去的權利都被他人掌握。

奧提斯想，如果要繫上項圈，牽繩的那頭只要是蘇菲就足夠了。

-

在工作休息間的空檔，奧提斯獲得了許可，到外頭的長廊稍作休息。

主人今天也沒來。

坐在長椅上，望著對頭窗外的宇宙景色放空，不知何時將他的思緒拉回，那是一道陌生的聲音，人類的聲音，正向奧提斯搭話。

轉頭看去，那也是一張陌生的臉龐。

「嘿，你……能不能幫我一個忙？」